

平原，石头是宝贝，拆回去压成察缸，用想到这一路上到处山响响，扑面而来的呢？

俗称“小凉山”，“小凉山”并非一山，而是指宁蒗县境内有牦牛山系、方格火雷山系、药山系、药山系、光马山系和木椎窝梁子山系，统属横断山脉中段山系的分支，群山耸峙，陡峭险峻，了宁蒗，一口气还没喘匀，劈头就是一股泥石流来了。道路没了，操场没了，全让土红色的泥浆给盖住了。当地人说，日鬼了，从前没见过这般的泥石流。老天爷这是告诉人，山上的石头该滚下来了。

马威远不止于此。暴雨之后，溪水河水涨得开，晒不得。水烧不开，饭煮不熟，跟高原跟海拔有关系。宁蒗县城是个南北走向的小盆地，海拔2255公尺，海安地区的海拔更高。海安人的生活经验搬到宁蒗，处处不适应。

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阿苏大岭说，县委书记（杨忠义）承受着更大的压力。

宁蒗属丽江地区。丽江地区下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、东胜县、华坪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。相当一段时间里，一穷二白四个字与宁蒗如影随形。1984年全县粮食产量110万吨，全县人均年收入100元。宁蒗的基础教育更是远远落在后面，中考平均分比周边兄弟县市整整低了一百分，高考靠民族照顾分也没考上大学。1984年，阿苏大岭和县委书记杨忠义到任，主政宁蒗，新一届县委、县政府大力推行“三定”政策，实施“三三五八”工程，提出施政口号：治贫先治愚，即“定居、定业、定心”，帮助山区建房定居，彻底结束千百年来的刀耕火种、游牧耕种生活。“三三五八”工程为全县建成3万亩青豆、5万亩花椒、5万亩苹果、8万亩绿肥。

“治贫先治愚”的口号有胆识，另辟蹊径。

1984年以降，宁蒗在引进人才方面是稀缺资源，宁蒗以转户口、加工资为诱饵，吸引外地人才，与周边县市形成诸多矛盾。零星引进人才效果有限，同化现象严重。木材为大宗，吸引了群体引进。

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，以木料为建材，就地重建。新学校从两县的县名中各取一字：宁海中学。宁海中学的一应教学和教务工作全靠海安方面，宁蒗方面只提供后勤。

生活上的许多问题，在当地人眼里是小事，在海安人眼里就成了迈不过去的一道坎。特事特办。县政府作出决定，在自来水没有接通之前，动用汽车为宁海中学送水，确保老师们喝上水。老师们每家发一只大电炉，一只高压锅。为解决线路的负荷问题，架设专门线路，专用变压器。

县委书记阿苏大岭说：县委县政府机关为宁海中学办好了宁蒗中学，为老师们勒紧了安全带。

VOLUNTEER TO TEACH

蒋琏 著

在小凉山的28年

Z A I X I A O L I A N G S H A N D E 2 8 N I A N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.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这里还实行原始共耕制、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。虽说经过民主改革，“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”，但是，够能管胎教、早教、家教。读过许多宁蒗孩子从大学里写给海安老师的信件。上个世纪更多的是花花绿绿的贺年卡，更多的是问候感激，偶尔在大学落落寡欢的苦闷。近年来的信件，多是请老师补办手续，请母校提供证明，申请办理助学贷款。助学贷款不是免费的午餐，10年，20年，到期要还的，终究是压在贫困生心上的石头。心上压着石头，能不输在起跑线上吗？

最大的问题还是就业。

山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，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。

“新常态”，社会经济发展减速，社会阶层相对固化，年轻一代崭露头角无法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。这是一个“拼爹”的时代。人的求学尤其是就业，相当程度上考量着父母的社会地位、经济实力和活动能力。山里出来的年轻人，能和谁“拼爹”呢？

宁蒗的各种聘用考试，人头汹涌，人满为患。考上了的欢喜，考不上的大多数。他们的出路呢？

超过了宁蒗的职业教育。

教育的短板，远不止是宁蒗一地独有的孤立现象。遍观神州，瞠目皆是。

多年来，部分由于追踪小凉山支教群体，我对教育的关心和忧虑近似痴狂。

总统奥巴马有过多次关于教育的演讲，主题似乎都离不开承担责任和命运。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大学演讲，题为“我们为何要上学”。一句牛皮哄哄的话让人印象深刻：“没有人为你编排好你的命运。在美国，你的命运由你自己书写，你的命运由你自己书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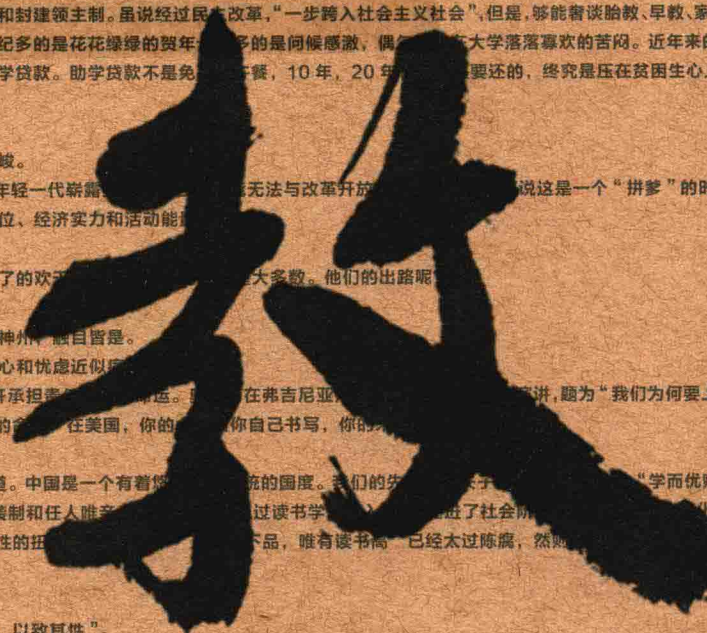
教育不可与之语冰霜。

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手，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渠道。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。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，开创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人类平民教育之先河。发端于隋朝的科举制度，摒弃了世袭制和任人唯亲，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，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，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。科举制度是一把双刃剑，强烈的功利色彩常常导致人性的扭曲。科举制度，唯有读书高，已经太过陈腐，然而，科举制度是寒门子弟的人生之梦。

于多年前，诗仙李白放言云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

近平总书记论述创新人才的教育，引用古语，“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”。

愿有这么一天，我们的学生，我们的孩子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他们自己，都能成长为人才，发现自己，奉献自己，成就自己。



支教：
在小涼山的28年

蒋璉
著

度人自度 成尧成舜

文化交融 民族大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支教：在小凉山的 28 年 / 蒋琰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6

ISBN 978-7-5399-8875-7

I . ①支… II . ①蒋… III 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9158 号

书 名 支教：在小凉山的 28 年

著 者 蒋 琰

责任编辑 张 黎 黄孝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60 × 230 毫米 1/16

印 张 21.5

字 数 315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875-7

定 价 4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ONTENTS 目录

- 001 第一章 1988 年的选择
- 010 第二章 石头与舅舅
- 019 第三章 天菩萨
- 026 第四章 点铁成金
- 039 第五章 和摩梭村长交朋友
- 046 第六章 母爱无痕
- 058 第七章 墙内开花墙外香
- 064 第八章 祖孙三代
- 074 第九章 老同学，新故事
- 086 第十章 总务主任的烦恼
- 095 第十一章 “八连冠”和“死揪”
- 109 第十二章 地震来了
- 118 第十三章 接力
- 126 第十四章 叩访宁蒍

- 134 第十五章 泸沽湖听涛
- 148 第十六章 海安老师
- 158 第十七章 锅庄舞
- 172 第十八章 摘桃子
- 181 第十九章 落地生根
- 189 第二十章 走亲戚
- 197 第二十一章 学而优则师
- 209 第二十二章 草根开花
- 221 第二十三章 山泉水，纯净水
- 228 第二十四章 不得不说的
- 237 第二十五章 三上小凉山
- 250 第二十六章 人往高处走
- 264 第二十七章 彝族年
- 275 第二十八章 山高水长
- 285 第二十九章 从伊犁到独山
- 299 第三十章 一袋苦荞面
- 310 第三十一章 潮涌海安
- 320 第三十二章 小凉山逐梦
- 331 后 记

第一章 1988 年的选择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分水岭。

几乎是一觉醒来，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 180 度的大转弯，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忽然就销声匿迹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发家致富和能挣会花。从“谁富谁光荣”到“谁穷谁光荣”，血流成河；从“谁穷谁光荣”再到“谁富谁光荣”，转这个弯只有痛苦、躁动和期盼，没有流血。

1988 年。

1988 年忽然就有了许多选择。

多少年了，面对命运，我们没有选择，只有服从，我们是“齿轮”和“螺丝钉”。忽然间选择来了，选择事关决策，检验我们的能力、识见和魄力，我们手足无措，我们惶惶不可终日。

我的许多当民办教师、代课教师和“赤脚教师”的学生，跑了，不再吊在教育这棵树上了。一些人跟着建筑队跑到新疆大庆，写写画画，当个半拉子管理人员。一些人跑到乡镇企业，给厂长经理涂脂抹粉兼跑腿。更

有那胆识过人的，孔雀东南飞，跑到深圳掘“人生的第一桶金”去了。

我的1988年很烦心，我本人同样面临着跑还是不跑的选择。

1988年，有两个词依旧还有含金量，一个词是“计划”，另一个词是“分配”。粮票、油票、布票也还管用，粮票每月28斤，油票每月4两，布票每年一丈五尺。这些票证，1960年前后比什么都重要，是城镇户口拥有者的命脉，饿不死胀不煞的保证。到了1988年，肉票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。粮票、油票和布票在“黑市”（自由市场）可以买卖，粮票已经贱至两毛钱一斤。布票也不很值钱了，一种无需布票的“的确良”（化纤织物）大行其道，鲜艳，挺括，可惜容易捂出痱子来。

1988年，计划经济的坚冰开始消融。人人烦躁不安，争着抢着从潘多拉的匣子里探出头来看世界，一边盼着摆脱穷神晦气，一边盼着组织上分配一个好工作，安排一个好位置。

1988年，我的人生面临选择。

1988年是我的教师生涯的第十一个年头。此前十年，文凭大热，各类补习班如雨后春笋，我的课堂每每爆棚，常常连走廊里都坐着听众。南风北渐，随着“下海”、“万元户”等等新名词的涌现，我任职的海安县师范（教师进修学校）学生花名册开始缩水。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坚持下来的学员都能拿到中师函授毕业证书，伸长脖子等转正，转为公办教师，捧一只朝思暮想的铁饭碗。

能不能转正，猴年马月可以转正，是个未知数。

干一行，怨一行。

我在海安县师范担任中师函授教研组组长。备课，上课，两年一轮，周而复始，了无新意。学员都是成年人，可塑性有限，享受不到桃李满天下的快慰。1986年春天，费尽周折请假，去南京参加江苏省作家协会第四届读书班，三个月，眼宽了，心野了，不想再过那种脚踏两只船的揪心日子，想调文化部门。出名要赶早。我已经不早了，我要赶人生中的末班车。

回老家跟父亲商量，父亲不以为然。父亲一辈子做教师，“文革”期

间被斗得七荤八素。父亲说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放着师范学校的老师不做，去做什么半吊子文化人？

我也犹豫。三尺讲台给了我足够的人生自信，到一个鱼龙混杂的所在，与吹拉弹唱为伍，是不是自讨苦吃？那年头我还年轻，喜欢唱歌，唱《雪城》主题曲：“天上有个太阳，水中有个月亮，我不知道哪个更圆，哪个更亮。”

吃饱了撑的，撑出酸味来了。

1988年，我的许多学员，曾经的同学，还有同事，面临着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。这一选择，不只影响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，更改写了远在八千里之外的少数民族子女的人生轨迹。

赴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群体支教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国务院两度予以表彰。

那时候还没有“群体支教”这个词条，那时候叫做“协作办学”。

协作办学的媒介是木材。

计划经济时代，木材是和钢铁、煤炭和水泥一样紧俏的“战略物资”。我插队的那几年，人民公社社员的钉耙锄头镰刀上要用杉木煞，买不到杉木，有钱也买不到。正赶上“学大寨”，平整土地，搞“方整化”，地里扒出沤得灰黑的棺材板，做煞做粪桶。棺材板大多是杉木，董永卖身葬父，拿自己的100多斤给死去的父亲换一口薄皮棺材，那大约是一口杉木棺材。不可能是金丝楠木，更不可能与黄肠题凑有牵连。

祖宗留下的最后一点遗产，救了我们这代不肖子孙的急。我们用棺材板打制学桌板凳，甚至有用棺材板做锅盖做蒸笼。救急不救穷，棺材板毕竟盖不了房屋教室。我们发明了“三合土”替代水泥，芦柴替代钢筋，浇筑立柱、过梁、檩条、门框和窗框。用今天的标准看，这种房屋从落成之日就是危房。好在那些年号召备战备荒，人都有革命警惕性，一有风吹草动，老师自会领着学生往外跑。

海安人往外跑的历史肇始于战争年代，跟着粟裕的部队跑出了许多“支前模范”，也有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。“文革”期间海安人口膨胀，



地处横断山脉的小凉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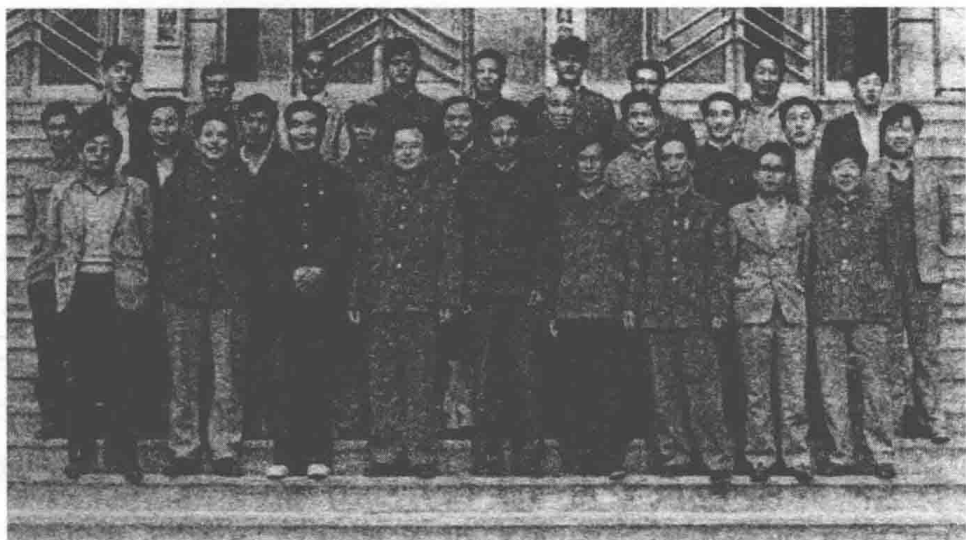
一度涨至百万之众。“文革”一结束，海安人开始大张旗鼓往外跑。有一拨人，天南地北找钢材找煤炭找木材，这拨人有个单位叫协作委。协作委是个昙花一现的政府机构，专打计划经济的擦边球，除了找钢材煤炭，就是挑深山老林跑，采购国家计划之外的木材。

海安人前所未闻的一个地名就此浮出水面：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。

宁蒗地处横断山脉，与四川大凉山地区隔着金沙江，俗称小凉山，生活着彝、摩梭、普米、傈僳、纳西、壮、白、藏、苗、傣、回等11个少数民族，地广人稀，面积是海安的6倍，人口只有海安的五分之一。宁蒗主要经济来源是山上的木材。砍伐木材也是有计划的，得按照国家下达的指标行事。国家计划完成之后，地方上留一点机动，还有一些等外材，可以进入“协作”渠道。

以木材为媒介，宁蒗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如皋、海安、东台等地结为友好县。

1987年9月，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率团赴沿海地区考察，教育局长金克鲁史随行。



宁蒗、海安两县领导人洽谈教育合作（1988年，海安）



1988年两县领导的合影

阿苏大岭一行参观乡镇企业和加工业,对学校教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

1988年4月,海安县委常委主任吴庆云率团赴宁蒗考察,教育局局长吴瑞祥随行。

4月28日,签署《海安县与宁蒗县教育合作协定书》。

二

1988年夏天，海安县8000名中小学教师中间传播着一条爆炸性新闻：抽调教师去云南，公办教师上浮一级工资，给家属转户口；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。原则上必须是大专以上文化，业绩较好，身体健康，年龄较轻。

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。那年头，户口“农转非”是多么大的诱惑！民办转公办，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了，有了国家教师身份，户口直接“农转非”，那岂不是睡着了也要笑醒吗？

且慢。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

宁蒗俗称“小凉山”，是国家级贫困县。不是一般的贫困，是全国28个特别贫困县之一。

刀耕火种，烟瘴蛮荒；歃血为盟，结绳记事。昔日的奴隶主应该放下屠刀了，奴隶娃子们应该有了起码的人身自由了？

还有地震。还有泥石流。

提着脑袋教书，这个书没法教。

况且，1988年已经不是1978年了。

10年“文革”，器宇轩昂的国人很罕见。埋头拉车，抬头看路，抬头看路也是为了埋头拉车。1978年，看见地上掉着一分钱，眼睛都会一亮。人人“斗私批修”，个个口袋都瘪。10年过去了，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理论开始深入人心，乡镇企业遍地开花。海安地处苏中，一招一式瞄着苏南。海安人还有着自己的“独门秘招”：种(植)养(殖)加(工)出(口)。海安的桑蚕生产领先全国，蚕茧产量江苏第一。海安的禽蛋生产低投入高产出，畅销沪上，冠绝苏锡常通。有一个名头很响亮：万元户。几年之前，一万元还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，1988年，万元户已经开始批量生产，藏不住掖不得了。

乡镇企业的厂长、经理和销售人员可以成为万元户，养鸡、喂蚕也可以成为万元户。还有一条路，去建筑施工队。始于1979年，海安组织大批建筑工人外出施工，新疆、大庆，上海、北京，施工队伍达万人之众。收

人最高的是去科威特，三年一轮，回来时财大气粗，不但学会打领带，还抱回来那个年代让人眼热的大彩电。

1988年的中国如同一池春水，搅动着活力和希望。人不再只是“齿轮”和“螺丝钉”，命运和前途展现出多种可能。铁饭碗好是好，金饭碗呢？还有比金饭碗值钱许多的瓷碗，比如元青花。

对很多人而言，报名不报名，去不去宁蒍，是一个问题，一个大问题，一个天大的问题。

人一生的选择其实很有限，关键也就那几步。走好了，可能一帆风顺；走不好，一辈子背时。

有那喜欢说风凉话的人，说，去不去宁蒍，是“背时者”的“背时”的选择。

三

成书于2002年的长篇报告文学《海安老师》，第三章《树挪死，人挪活》，具体描述了海安师范早期毕业生杨传进、傅士录、刘卫琴，还有赵曙凌、向宪平和徐宝贤们报名的纠结，辞家的艰难。

周荣广的情况有一点特殊。

周荣广的人员性质是小学缺额代课教师。海安和宁蒍合作办学的是一所初级中学，和小学代课教师不搭界。周荣广不这么想。周荣广高中毕业后当上代课教师，喜欢写演唱材料。“文革”后期演唱材料吃香，县教育局在教师进修学校（那时候叫“五七学校”）办文艺班，周荣广被抽调到文艺班任教，创作小演唱《两个小社员》，参加省市会演，名噪一时。周荣广出身下中农，是家乡大队党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，1975年入党，有消息说，已经列入支部书记候补人选。周荣广对从政提不起兴趣，一门心思想当教师。文艺班撤销之后，回章郭乡担任代课教师。那时候的农村小学大多戴有初中的“帽子”，周荣广先后在多家“帽子中学”教课，同期拿到扬州师范学院高师函授中文科毕业证书。

1988年的夏天，周荣广记不清自己朝县教育局跑了多少趟，希望，失

望，失望，希望，日日都是煎熬。章郭乡到海安，一来一去80多里地，石子路，自行车胎补过好几回。一辈子务农的父亲看儿子失魂落魄，心里难受，叹着气说，人要认命，命里有几斗几升就是几斗几升，谁也抗不过命。

我和周荣广在海安县师范（教师进修学校）同过事。我们的字典里都没有“听天由命”四个字。

我插过整整7年队。1975年，我成为“工农兵学员”，那是我自己上窜下跳的结果，此中故事，成为散文《红阳五队》中的一节，《听壁》。1977年夏天，我从如皋师范毕业，总分文科第一，分配到海安县师范学校当教师。我的学历文凭不合格，教学经验也少，只有一个学期的李庄中学实习经历。同事中间，南大中文系毕业的4个，师范院校本科毕业的十几个，经过“文革”10年的打磨，暮气多于才气，不是熬成“人精”就是熬成“人干”。那时的校长对年轻人宽容，让我列席高师函授备课活动，多次去扬州师院听课，见识教授的口若悬河和夸夸其谈。

周荣广比我背，他给文艺班小班教语文，《半夜鸡叫》和《收租院》与善良、真诚无涉，只播种仇恨和斗争的种子。周荣广的心思当然不在小学语文课本里，他的心思放在创作上，写小戏小演唱，和我一个病，做作家梦。那年头敢做作家梦的人都自我感觉良好，不管地位高低，心底里傲气是有一点的。

做作家梦的人视野相对开阔，心思也缜密。1988年的夏天，周荣广寝食难安。那些难以入眠的夜晚，周荣广一定调动起全身的每一个文学细胞，为争得宁蒍支教的资格做最为周密的构思：语言，细节，铺垫乃至冲撞……

得知周荣广将要远赴云南的消息，是教育局在教师进修学校办短训班的时候。

短训班办了一个星期。

全县教育系统共有200多人递交申请报告，从中筛选出35人，是为第一轮。35个人中间，普通话没有一个过关，只能说个“海普”，即海安口音的普通话。海安西北乡里下河人爱说个“嗯哪”，东乡人把叔叔叫作“姨”，南乡人叫“姨儿”，里下河水乡干脆叫作“呀呀”。

临阵磨枪，突击补上语音课。

坦率地说，那时候很少有人看好这批杂牌军。

目的和动机只与个人的命运前途有关联，与崇高和奉献好像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

四

周荣广们西行不久，教师进修学校迎来7个宁蒍的进修生，4个男生，3个女生，都是20岁刚出头的少数民族年轻人。语言交流没有问题，生活习惯小有问题。嗜辣。这好办，饭桌上加一碗辣椒，我们这边出产的朝天椒，一样辣得他们直冒汗。学习是大问题，上课听不懂，跟不上，下课不会做作业，才来一个星期就集体打退堂鼓。

7个人都是来此进修数理化学科的初中教师，他们自己任教的初中学科教材尚有许多疑点难点，如何学得大专课程？

我几次去学生宿舍，跟宁蒍进修生闲谈，谈他们的家乡，谈他们的生活。进修生嘴里的宁蒍，山清水秀，地大物博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，幸福指数好像比我们高出许多。如果说还有什么美中不足，只有交通不便。一个学员，从自己的家到最近的汽车站要跑两天山路，然后坐一整天汽车到县城，再坐一整天汽车到攀枝花。从攀枝花上火车，到成都，转车；到西安，再转车；到上海，换乘汽车到海安。

扳着指头算时间，乖乖隆的咚，一个单程要8天。有了这8天，一个欧洲都游下来了。这般偏僻，幸福指数让人生疑。

宁蒍进修生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。开小灶，煮“夹生饭”。一年之后，没有来第二批，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。

江苏海安和云南宁蒍结了“亲”，这门亲事有点远。

都说，远亲不如近邻。

第二章 石头与舅舅

初来乍到，35个海安的教师对前途充满忧虑，甚至是恐惧。

万事开头难。这个头实在是开得有点难。

从上海到攀枝花，火车挤个半死。1988年的火车，老牛破车，速度慢，没有空调。海安的教师拖家带口，有的有座位，有的连座位也没有，三天四夜，这个旅途不轻松。

从攀枝花到宁蒍，汽车吓个半死。都不是那种走南闯北的角色，只在露天电影里见过几座山，真正爬过的只有一座盆景似的狼山。海安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，石头是宝贝，拣回去压咸菜缸，哪里想到这一路上到处山石嶙峋，扑面而来呢？

宁蒍俗称“小凉山”，“小凉山”并非一座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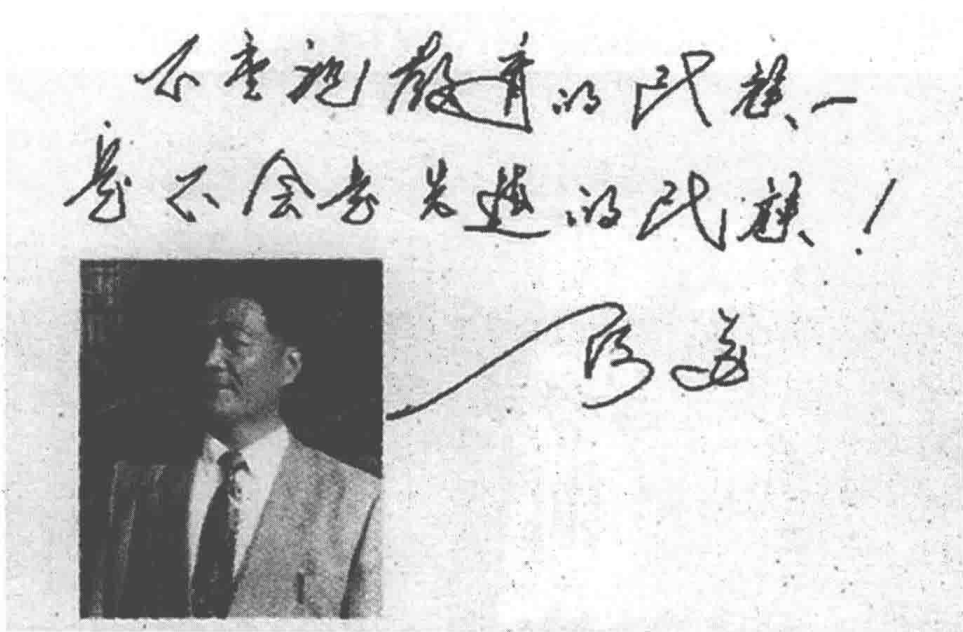
宁蒍县域内有牦牛山山系、万格火普山系、石佛山山系、药山山系、光马山山系和木椎窝梁子山系，统属横断山脉中段山系的分支，群山耸峙，陡峭险峻。

到了宁蒍，一口气还没喘匀，劈头就是一场暴雨，泥石流来了。道路没了，操场没了，全让土红色的泥浆给盖住了。当地人说，日鬼了，从前没见过这般厉害的泥石流。老天爷这是告诉人，山上的树木要悠着点砍了。

下马威远不止于此。暴雨之后，溪水河水浑浊不清，烧不开，喝不得。水烧不开，饭煮不熟，跟高原、跟海拔有关系。宁蒍县城是个南北走向的小盆地，海拔高度 2255 公尺，海安地区的海拔高度只有几公尺，把海安的生活经验搬到宁蒍，处处不适应。

宁蒍彝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阿苏大岭和县长吉火·龙干（杨忠义）承受着更大的压力。

宁蒍属丽江地区。丽江地区下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、东胜县、华坪县和宁蒍彝族自治县。相当一段时间里，一穷二白四个字与宁蒍如影随形。1984 年全县粮食亩产 110 公斤，农民人均年收入 106 元。宁蒍的基础教育更是远远落在后面，中考平均分比周边兄弟县市整整低了一百分，高考靠



阿苏大岭为民中题词

民族照顾分也没人录取大学本科。1984年，阿苏大岭和吉火龙干主政宁蒍，新一届县委、县政府大力推行“三定”政策，实施“三三五八”工程，提出施政口号：治贫先治愚。

“三定”政策即“定居、定业、定心”，动员和帮助山民建房定居，彻底结束千百年来的刀耕火种、游牧游耕生活。“三三五八”工程为全县建成3万亩青梅、3万亩花椒、5万亩苹果、8万亩绿肥牧草基地。

“治贫先治愚”的口号有胆识，另类。

1984年以降，宁蒍在引进人才方面做足功课。好教师是稀缺资源，宁蒍以转户口、加工资为诱饵，吸引外地人才，与周边县市形成诸多矛盾。零星引进人才效果有限，同化现象严重，这才以木材为媒，搞起了群体引进。

新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，以原来的林业局子弟学校为基础，易地重建。新学校从两县的县名中各取一字：宁海中学。宁海中学的教学和校务一应工作全交给海安方面，宁蒍方面只提供后勤保障。



宁海中学挂牌仪式